

鸡鸣桑树颠

■王西广

晋代诗人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里写道: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。”这句诗我百读不厌,宛如一幅昔日乡村风景画,让人倍感熟悉、亲切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,几乎家家都会饲养家畜家禽,即便最懒惰的人家也要养几只鸡。否则,不像庄稼人,为人看不起。

我的家乡,与陶诗所写不同,院子里多植枣树榆树槐树,未见谁家有桑树,是时代之异或地域之别,不得而知。故而我所常见的是鸡鸣槐树间或枣树间,是柴火垛上或墙头上房顶上。啼鸣高处者全是漂亮的大公鸡,惟有它们才登高望远、气势不凡,伸颈高歌、声震街巷。母鸡则是满院子溜达时啼鸣几声,下蛋之后不停地大叫一阵。下蛋之后大叫是报喜邀功,要求主人赏点吃食儿。一把玉米,或一把高粱,便送了它们的愿,使其安静下来。

白昼,鸡是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。它们或在院子里觅食,逛来逛去;或到胡同里、大街上溜达,到邻居家拜访,顺便啄条虫子,捡点残羹;或卧在阴凉里闭目养神,小憩片刻。黄昏时分,则在主人的呼叫声里慢慢归家,在主人的催促吆喝下跳进地洞似的窝里栖息。宿在窝里,夜里安然无恙,无惧狡猾的狐狸和黄鼠狼。在我们村,不备鸡窝,令鸡宿树上的,属于另类人家,为数不多。

若说养鸡是为食肉吃蛋,则谬矣。那时物价稳定,好多鸡蛋都是五分钱一个。但是,多数人家舍不得吃,攒着,攒上十个八个卖掉。我家曾有一个漂亮的青花瓷罐,专门用来盛鸡蛋。听到院子里母鸡“咯嗒咯嗒”的叫声,母亲便赶紧去捡鸡蛋,很快就拿着一个白鸡蛋,满面喜色地回到屋里,小心翼翼地把这枚鸡蛋放进罐子。然后,抓把粮食撒到院子里。那时,母鸡吃食差,营养不良,下蛋不勤。我家两只母鸡三伏天歇窝,寒冬里三四天下一个蛋,平常隔一天下一个蛋,若有数日天天下蛋,母亲便喜出望外,夸奖这鸡知道疼人。就这,哪舍得轻易吃个鸡蛋!只有家里来了需要厚待的客人,或家人连续干几天累活时,才舍得磕两个鸡蛋蒸一碗鸡蛋膏吃。若炒一盘鸡蛋款待客人,两个鸡蛋太少,往往加面白面充数。再就是,亲戚家有了弄瓦或弄璋之喜,狠狠心拿上十个鸡蛋看产妇,这即是一份令

牛棚琐忆

■王泽文

小时候家里穷,左邻右舍都穷,村里的房子大多数是“金镶玉”,就是那种少部分砖石垒成框架,中间镶嵌土坯墙,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“金镶玉”,颇有自嘲的成分。那时串门也会遇到原始的小土屋,屋小门小窗户也小,屋内黑咕隆咚,进屋就像跳进地窖似的。只是上了岁数的人,不舍得新建,依然住着。那时候最羡慕的,就是公家房子,我家对过是镇上的供销社,还有村前的学校、商店、粮所等,清一色的红砖瓦房,在我幼小的心灵中,那便是天堂。

春天是童年记忆里最好的季节,空气中到处氤氲着花鸟鱼虫与植物嫩芽的活力与芬芳。在生产队浇地时,看着田间水渠里泛着一簇簇碎光和弥漫着土香的流水,刚从蛰伏中醒来的各种昆虫还显得如此懵懵懂懂,心里便有一种舒畅。夏天雨水多,除了一条省道从村中蛇形穿过,其他道路全是土路,一下雨便是处处泥潭。秋雨霏霏时更是泥泞不堪,再让拖拉机轧几次,轮辙里变成了一道道泥糊粥,尽管走起路来格外小心,但是露着脚趾的鞋子还是被糟蹋得面目全非。最怕下雨时闷长,房顶被雨水一泡,常常外面下大雨,屋内下小雨,这时父母便会找来所有盆罐罐接水,听着滴滴答答的水声入睡是常有的事。

冬天是最难熬的。零下十七八摄氏度,在冬天是很常见的。村里大小的池塘一进入冬天,便结上了厚厚的冰,冰上到处是玩耍的人群。小孩早上常常赖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睡懒觉,为了让孩子起来,大

人感动的厚礼。那时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:“土坯墙,土坯房,地瓜干子当细粮,鸡屁股眼子是银行。”被清规戒律紧紧束缚在田地上的农民,打工打不得,生意做不得,除了下地挣工分,没有别的活路来钱,只有将鸡蛋攒起来换成零花钱,以应不时之需。诸如平时买盐磨面买火柴打煤油,全靠鸡蛋换来的钱。至于公鸡,则是买雏鸡时失误,看走了眼,不得已而养成。养成了,杀鸡解馋的人家亦极少,大多带到集市上卖掉,仍是换钱。

农家养鸡俱是从雏鸡养起。每年春末夏初,卖雏鸡的都会用自行车驮着巨大的方形鸡笼子来村里叫卖。这时,准备养鸡的主妇们便会闻声而动,到街上挑选十只八只雏鸡。其实养不了这么多,但雏鸡容易夭亡,必须留有余数。那时买雏鸡多是赊账,春天买鸡秋天还账。有个姓邵的老光棍,每年也和别人一样赊账买雏鸡。他一买便是几十只,回到家里转手卖掉,因为价格特别便宜,街坊邻居也乐意与他做这笔交易。不过,他不赊账,谁买都要付现钱。秋风凉的时节,卖雏鸡的讨账来了,拿着账本到处要钱。卖雏鸡的到了邵大爷家,邵大爷把脸一翻,将眼一瞪,怒气冲冲地说道:“你来得正好,你还敢找我要钱,我正想找你耍钱去!”卖雏鸡的大吃一惊,愣住了,一脸懵懂,问这话怎讲。邵大爷气粗声高,回答:“你的小鸡有毛病,喂不活,都死了,害得我搭了好几斤小米,你得包我的小米钱!”卖雏鸡的傻了眼,天下竟有这么讲歪理儿的人!他告到大队里,大队干部说这事我也管不了,他一个人吃了全家饱,往后你躲着他吧,别再搭理他。卖雏鸡的没办法了,只能自认倒霉。翌年春天再来时便躲着这位讲歪理儿的买主。讲歪理的买主不得不换一个不知其底细的卖家买雏鸡。

母鸡下了蛋也会有失。下蛋的鸡窝尽管在自己家里,亦难保安全。比如家里无人之时小毛贼会乘虚而入,瞅瞅窝里有鸡蛋,拿起来便走。有时母鸡正在窝里下着蛋,他则耐心等待片刻。待母鸡一从窝里飞下来,他便乐享其成了。那时,我家窗台上即有专门供母鸡下蛋的窝,里面铺着麦秸。自然主人发觉情况有异后心疼不已,会亡羊补牢,采取措施。他们心里虽然清楚谁是偷鸡蛋的小毛贼,但又能奈何呢!腊月里,大公鸡被毛贼捉住宰杀的事亦会发生。这时,丢鸡的主妇遏制不住心中的愤恨,照例要站在自家房顶上狠狠地痛骂几天偷鸡贼,以解心头之恨。偷鸡贼吃得满嘴流油,哪会在乎别人的咒骂声呢!

离开家乡四十多年,家乡早已物是人非,闻不到鸡鸣之声。现在偶尔回去一趟,在村里已见不到徜徉踱步的母鸡,见不到追着母鸡“踩蛋”的大公鸡,听不到母鸡下蛋后的咯嗒声,听不到公鸡嘹亮的啼鸣声,听到的皆是机械之声。鸡蛋再不是什么奢侈品,已是最普通的食物。乡亲们与城里市民一样,吃鸡蛋去超市里购买,不再养鸡。养鸡者皆是专业户,经营着大规模的养鸡场。市面上亦有非养鸡场出产的鸡蛋,名为“笨鸡蛋”或“土鸡蛋”,价钱加倍,真假难辨。“鸡鸣桑树颠”的生活距离我们愈来愈遥远,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,将来子孙后代只能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看到了。

人总是抱上一些麦秸点着,顺着棉袄棉裤筒烤一烤,然后给小孩趁热穿上。冬天农闲,小孩也无事,70年代中期,家乡没有幼儿园,小孩只能在村中满街跑,一玩便是一晌。或到池塘溜冰、凿冰捉鱼,或下雪时扫出一片地,架上筛子撒些碎粮逮麻雀。偶尔也看大人打牌,打牌不赌钱,象征性地赢烟卷,来奖励胜利者。不过印象最深的就是生产队的牛棚,牛棚里主要喂的牛,其次是驴、马和骡子。每到牛棚,就有一股粪料发酵的混合味道,还有伴随着周身的温暖。牛棚中冬天要保持一定温度,以保障牲畜的健康,因为这些牲畜是当时耕田耙地的主要生产力。印象中牛棚里面有一些土炕,饲养员在土炕的洞里填上秸秆碎屑,使整个屋里暖烘烘的。饲养员爷爷很善良,见到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陪他来玩,有时会给上一把炒熟的玉米粒,甚至给块豆腐或者棉饼,抑或少许炒豆子,那股钻鼻子的香气还不待美食放到嘴里,就已经把清汤寡水的肠子诱惑得跳起桑巴舞了。

大约五六岁时,一个极冷的冬天,我去姥姥家住,被三舅带到一个小型饲养场,当了三舅一下午的小跟班,晚上便住在了那个牛棚里,同住的还有三舅的一个同事。晚上的田野,只有北风呼呼地敲打着窗子,屋外成捆的秸秆窸窣窣作响,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打扰这个孤零零的牛棚。三舅的同事热情地用铁锅放上沙土,给我炒了一大碗玉米粒。在我眼中,他的技术简直是天下一流,火苗贪婪地舔着锅底,他用铁铲不断地翻动沙土与玉米粒,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,玉米慢慢地、慢慢地变得焦黄而发黑,香气也弥漫开来,火苗的炙热和玉米粒的焦香,让我完全沉醉其中,早已忘记外面是寒冷漆黑的冬天。那夜炒的玉米粒格外香,我吃得格外幸福,睡觉时躺在装满麦秸的大布包上,伴随着各种熟悉的味道,进入了梦乡。剩下的玉米粒我零零碎碎吃了好几天,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也不用烤棉袄棉裤了,那种温暖的氛围,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上初中时,家中生活已经好了很多,但我印象中牛棚仍是让我感到最温暖的地方,这个印象,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。上初中后,我一个要好的同学带我去了他家几次,我感到他家比牛棚好多了。夏天,他家有电扇,瓦房下面有隔层,屋里温度不高且凉爽宜人,冰箱有新打的啤酒、肉和罐头等,让我叹为观止。冬天,他家的炉子大,客厅卧室都通了暖气片,那种春意融融的感觉,让我如进琼楼仙宫,感觉这幸福真是太诱人了,我真真切切体会到,他家比牛棚强多了。虽然那时我家也新盖了砖房,但是与同学家比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但是我并不抱

聊野四时赋

■申大中

城北以北藏幽处,半是林溪半是湖。浩浩白塔矗天地,潺潺溪水绕青芜。春日杏花开满谷,秋来菊色铺万簇。夏有荷风生水畔,冬有白雪映梅株。夜来灯火随影动,铁花星雨散平湖。白日孩童争戏水,笑随流水不知孤。喜宝狮佛效人态,细尾像狮立如儒。更有晒秋丰年景,椒红谷满入画图。莫道此间无殊境,闲来一日同三都。红尘过客归栖处,聊野烟霞即吾庐。



怨父母,因为父母如牛马一般地劳动,照顾着一家人,还要让我们上学,这已经达到他们所能承受的极限了。

也许很多事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如果我一直居于贫寒交迫之中,我便不会羡慕荣华富贵。但是我们哪怕见到荣华富贵,也要牢记“狗不嫌家贫”的道理,因为梁园再好,也不是我们的家。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,让我仍能对牛棚充满幸福的回忆。今天我的生活早已今非昔比,儿时一年吃不了几顿肉,现在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,还要讲营养平衡。夏天有空调,冬天有暖气,现在的地面比童年的炕都豪华得多,再想想牛棚那个条件,还真跟现在没法比。但是我也清楚,目前还有一些困难地区,百姓的生活还十分艰苦,我们生活好了,绝对不能忘记过去我们先辈的艰辛,更不能漠视现在穷人的疾苦。我想,如果有需要,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向那些困难地区,住进百姓的牛棚,与他们共同建设他们的家乡。



2016年4月中旬。一天上午,负责教务的副校长找到我,让我接任初一3班班主任。韩老师因家里有事不再担任,校委会商量后决定由我接。考虑了一下,我答应了。

韩老师和我办交接,把学生成绩单、基本信息统计表、班干部和课代表名单交给我,又详细介绍了班里情况,提醒我注意哪些问题。他特别提到小白:这学期上午从没来过,只下午来,还常迟到;不做作业,不和老师交流,也不惹事;有抑郁症,是独生子。每到周末,他都要把爸妈撵出家门,让他们去爷爷家或姥爷家,自己待在家里;爸妈不答应,他就往楼道里扔东西。韩老师让我多关注这个孩子。我应了声“好”。韩老师是很优秀的班主任,带班很好。我想,接过班来,不能给带差了。

年级主任陪我进班和学生见面,简单介绍几句,我便正式接任。

下午,迟到的小白来了。前倾着身子,背着大书包,迈大步。见我站在教室门口,他半低着头瞟了一眼,走进教室,在最里边那个角落单独座位坐下。没打招呼,我也没和他说话。他个子很高,皮肤微黑,平头短发,五官端正,干净利落,只是两眼无神,重重心事写在脸上。

接下来几天,我通过班里同学和任课老师,尽量多了解小白。美术老师提起,小白上小学时很可爱,也活泼,经熟人介绍跟着他学画画,学得很快,进步很大;也很懂事,对老师有礼貌。我忍不住感叹,如今怎么成了这样。美术老师也说不清。

接任一周,小白还是天天上午不来,下午迟到。课上要么发呆,要么埋头趴在桌上。我觉得有必要见家长了。

电话打给他爸,来的却是他妈。我本想有针对性地问几个问题,结果第一个问题之后,小白的妈就含着泪滔滔不绝,从孩子出生一直讲到眼下。她讲的主要是两点:小白小时候多么省事可爱,现在多么费事气人;她和孩子爸对小白多么疼爱、无微不至。她一直讲,很激动,还带着点单位领导作报告的味道。我记起学生信息表上显示,她是一个单位的科室领导。我不得不打断她,告诉她,我大概已经找到原因。“你在家是不是也这样一遍遍给孩子讲道理?”她说是,可孩子不听。我直言,换了我也不听。她来了半小时,一直是在说,我连插话都难,听着都累,孩子听来只会更累。因为某次考试没考好,她就这样反复唠叨,孩子怎么会不烦、不逆反、不抑郁?我让她静下心来听几句:孩子的问题,我认为就出在她不停的唠叨上。她能听,孩子还有救;若不听,就把孩子害了。她问该怎么办。我提出:从今天起只管洗衣做饭,搞好后勤;学习的事一句也不要过问;生活上尽量少说话,或者不说,尽量克制;不要老跟别人讲自己孩子抑郁了;周末,父母尽量暂时别在家里。她有些迟疑,答应了。我又叮嘱她照做,用不了多久,孩子会主动跟父母说话,双休也不会再撵他们。她仍疑惑,但说行,就按我说的试试。

小白不知道他妈来过学校。第二天下午大课间,我把他领到办公室,让他坐下。

“你怎么一个人在后边座位上?”

“我个子太高,怕挡着同学。”

“怎么上午不来学校?”

“晚上休息不好,早上犯困,等到醒了就快半上午了,我就不愿来学校了。”

“这样吧,上午睡醒了,吃点东西,就来学校,迟到不要紧,老师不说你。”

他看了看我:“行。”

“还有,别在后边坐着了,往前来,在边上,这样不会挡着后边同学。”

他又看了看我,没说什么。

“从今天起,你当我的地理课代表。你不用写作业,帮我收作业发作业就行。”

他还是看了看我,没说话。

我和他一起走进教室,向前调了他的座位,有了同桌,并向同学们宣布了他的课代表职务。同学们好奇地看着我,我装作没看见。

我向所有任课老师说了这个情况,请大家不管哪个点儿,小白上午来了,随时让他进教室,不要批评他。

第二天,半上午,小白就来学校了。两周后,无论上午还是下午,他都不迟到了。慢慢地,课上他有了笑容,课间也和周围几个同学说话。每到周五放学,他都主动到我办公室打个招呼才走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问他,爸妈是不是对他很好。他点头。我提醒,我们是不是也得对爸妈好?他应了一声。几天后,小白的妈高兴地打来电话:“刘老师,小白真的变了,双休我们三口又能在一起了。”我听了很欣慰。

有一次下午放学,雨下得正紧,我打着伞步行回家。一辆车停在身旁,车窗摇下来,是小白的妈。她说,小白老远就看到了我,让她追上送我回家。我道了谢,说很近,不用。我向小白挥了挥手,心里温暖极了。

初二结束,小白的成绩赶到了中游。初三没有地理课,我也就不能再给他上课,也不能当他的班主任了。小白跑到我办公室,眼睛亮亮的,说想抱抱我。初三升级,他分到一个很严的班主任班里。我专门找到那个班主任,嘱咐他对小白不用特别严厉。

初三毕业,小白顺利考上高中。正好我的同学在那所高中教小白地理,我嘱咐他多多关照。高考后的一天,在街上,有人喊“刘老师,刘老师!”一看是小白。三年未见,他个子比我都高了。小白说:“老师,我本想等到高考分数出来后去找您,给您报喜,没想到今天就见到了。初中的时候,我不学习,从没想过上高中,更没想到考大学,是您给了我信心,谢谢您。”

我很高兴,小白成熟了。

上大学以后,每到教师节,他都会发来祝福信息。2025年小白大学毕业,现在正在考研的路上。我在为他暗暗加油。